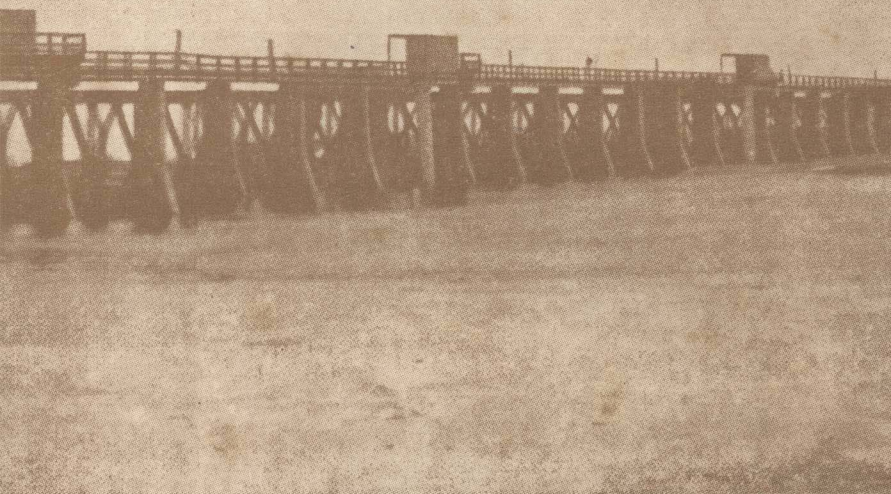




于民生 李人怡 朱敏信

淮河漫記

新文藝出版社

于民生 李人怡 朱敏信

淮 河 漫 記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一九五二·上 海

淮 河 漫 記

著 者 于民生 李人怡 朱啟信

*
* *

有 版 權

1952年12月第一版上海印00001—15000冊

書號(430) [I III 29] 定價(乙) ¥ 5,900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上海康平路八三號)

光藝印刷廠承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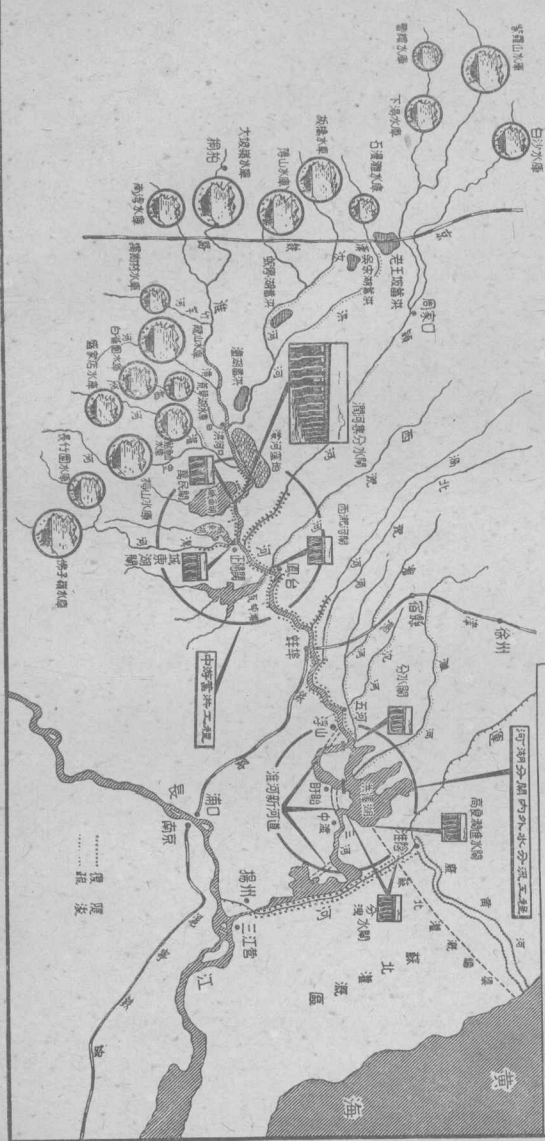
* *
*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總經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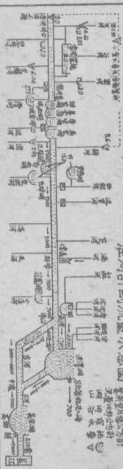
一定要把淮
河修好

毛澤東

圖 示 程 工 理 土 港 治



淮河計劃流量示意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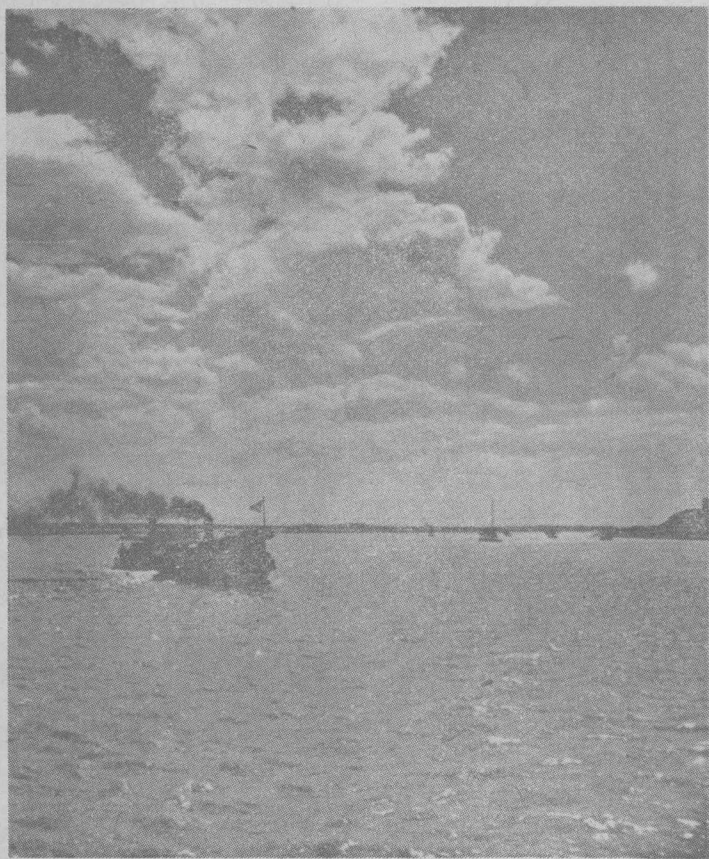
圖一：一眼望去，黑壓壓的民工密佈工地。他們正在緊張地挖土，抬土，為改變淮河的自然面貌而關爭。



圖二：在工地上忙碌地工作着的羊角壓土機。



圖三：這位老大爺說：「要不是毛主席下令治淮河，
哪裏會有這麼好的黃豆！」



圖四：第一期治淮工程完工了，淮水在寬廣的河床裏靜靜地流淌着。滿載着農產品和工業品的船隻在河裏穿梭似地交流着。站在堅實的河堤上眺望的時候，一個美好的景象吸引着我們，鼓舞着我們：一定要把淮河修好！

目次

富饒的淮河·····	一
搏鬥在深山漫谷中·····	一〇
白沙水庫訪問記·····	一九
管制洪水的機關·····	二七
大別山區の佛子嶺水庫·····	三五
戰勝內澇開闢新河·····	四四
灤河散記·····	五二
新中國最大的灌溉工程·····	六〇
修建石羊壩·····	六七

天下農民是一家·····	七五
運輸線上·····	八三
工農聯盟的偉大力量·····	八六
共產黨員侯登杰·····	九五
治淮幹部史仁澍·····	一〇三
人民的水利工程師·····	一〇七
新中國未來的工程師·····	一一四
民工「學校」·····	一二〇
淮河流域的新面貌·····	一二九
輝煌的成就·····	一四二

富饒的淮河

翻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地圖，你便可以看到：在我國的東南部，黃河與長江之間，有一條像梳子似的水系，中間還串連着許多大大小小的湖泊，這便是歷史上多災多難的淮河。

淮河，發源於河南省桐柏山區，經豫東、皖北、蘇北，從運河流入長江，大約有一千一百多公里長。淮河合蘇北段運河、沂水、沭河三水系，構成淮河流域。全域面積約二十八萬平方公里，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人民達五千五百萬，可耕面積達一億六千萬畝。

淮河流域，是個土質肥沃，物產豐富的地方。在它的北岸，平疇千里，是豫皖蘇大平原，盛產小麥、大豆、高粱；在它的南岸，橫互着大別山、皖山，盛產着稻米。而大別山的麻、竹、木，許昌的菸葉……更是聞名全國。

初春，在山區，無盡的茶林，數不盡的頭巾和茶筐，唱不完的山歌小調，這裏有年產二十萬擔，行銷大江南北及海外的「六安名茶」。

五月榴花紅如火，在懷遠、鳳台一帶就可看到漫山遍野紅豔豔的榴花，這就是名聞全國的「懷遠石榴」。迎着石榴花，北岸廣闊無垠的田野，正是一片碧綠的麥海，小麥的產量每畝至少收二百斤，在大河灣一帶，每畝竟達四、五百斤。

秋風橫掃原野和山林，又是高粱肥大豆香的季節，全國聞名的「礪山名梨」，正逗人喜歡。在大別山，有着砍不完的竹林，隨着淮河秋汛，順流而下。且別提那年產萬千根的竹竿價值有多少，僅就這些竹枝說，紮了掃帚，便有三萬人依靠它過着一年美好的生活呢！

冬天來了，淮南蘊藏着豐富的煤層，淮河有捉不盡的魚羣，「淮南煤礦」和「淮河銀魚」，不是名震海內外嗎？

你且聽聽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人們，是怎樣歌頌他們自己家園的富庶吧！

收了大河灣，富了半個天，

收了大河灣，紅纓帽子遮滿天，

收了大河灣，毛狗把家安。

豐饒的大地，哺育了英勇頑強優秀的兒女。西起大別山，東至洪澤湖，自大革命後，一直豎立起革命的大旗，無數勇敢的旗手，曾在這裏堅持着不屈的鬭爭。

可是，在人們的記憶裏，這是一條多災多難歷代爲患的河流啊——

數百年來，黃河數度決口，南侵入淮，淮河水系便給黃河的泥沙淤塞，入海的道路不通，入江的水道不暢，形成積水難洩，大雨大災、小雨小災、無雨旱災的禍患。特別是一九三八年，萬惡的蔣介石匪幫以擋日寇爲名，在河南省花園口掘開黃河大堤，淹沒了一千七百萬畝良田，使六百一十萬人掙扎在汪洋大水中。從此以後，淮河的水系全被打亂，年年遭受水災，廣大人民長期處在苦難的深淵裏。

要描寫當時水災淹沒農民莊稼的實際情況，「受害」兩個字還嫌太輕。因爲解放前對於農民來講，求生與饑餓的差別是如此微小。一次收穫的損失，可以全家破產，那

就要向當地地主借款，拿不出利息和不能償還借款，就失去了土地、收穫，以至自己的孩子都被地主拿去作奴隸。

淮河流域的人民，在災難的歲月裏，有極其悲慘的遭遇。皖北五河縣農民周學文回憶一九三一年的大水災說：「那時候，只有地主家裏有船，三塊光洋可以買一條命，沒有錢的莫上船」。他親眼看到同村的劉起雲沒有錢上船，就把哭喊的八歲閨女先推下船，然後全家子跳水自殺。阜陽縣大同鄉農民黃棟臣說：「那次大水是鷄狗不受的罪都受啦！大夥逃到壩頂上也不知挨了多少餓，壩上也不知死了多少人。夜裏土匪乘船來搶糧食，白天國民黨派兵來逼着繳糧，也分不出誰是官誰是匪。俺莊打魚撈蝦，好容易熬到霜降水下去，那知國民黨又來抓丁了。鄉裏要三個，保裏要七個，躲到那裏也不中。俺老弟急得無法，就拿石灰把眼搞瞎了。」在黃泛區，當大水來時，人和蛇一起爬到樹上，人和蛇在樹上展開殘酷的鬭爭，結果，有的人被蛇咬死了……。

當洪水過後，人們回到自己的家裏，什麼都沒有了。但這時地主卻用「一比七」的高利貸（即借一斗還七斗）來剝削農民。

那時人民望着被洪水劫掠一空的家園，絕望的呻吟着。

淮河水，向東流，

苦日子，不到頭，

餓不住馬，養不住牛。

歷史上的反動統治者，從來不把人民的災難當作一回事，他們治水的方向只是爲一小撮封建統治者地主階級的利益而服務。這從歷史上歷代王朝和反動統治者治淮的方針上就可以看出這個問題。從一一九四年（宋時）到一八五五年是黃河與淮河合流的時期，在這六百餘年中明清兩個封建王朝的治淮方針，是以維持運河「漕運」的政策。漕運並不是爲了人民的便利，而是爲了封建統治者的特殊需要。明清兩個王朝，都是建都北京，北方的糧食，不足以維持其龐大軍政機構的需要，因此每年必需從江南搜集幾百萬石的糧食，運到北京。他們把漕運暢通看做統治者生存的命脈，完全不顧沿淮人民因此而遭受到的嚴重的洪水災害。從一八五五年黃河北流到山東入海以後，到一九三

八年，這一時期黃河開始脫離淮河，本來是治理淮河的好機會，可是從清末的封建統治者到國民黨反動政府，只考慮怎樣鎮壓人民的革命運動，並維持其搖搖欲墜的政權，根本沒有對淮河進行任何治理。一九三一年淮河發生巨大水災，淹地七千萬畝以上，國民黨反動派會藉口治淮向美帝國主義者進行一筆巨大的賣國借款，卻只用其中極小的一部分來治淮，而把大部分使用在鎮壓革命和擴大四大家族的官僚資本上。其所標榜的治淮，根本是個騙局。國民黨反動政府高唱治淮二十年，只僅僅孤立地在運河上修了兩個船閘，而這也只是爲了官僚資本的利益。一九三八年蔣介石更用罪惡的血手，掘開花園口黃河大堤，使黃河再度泛濫入淮，造成淮河流域連年大患，這更充分暴露了統治者殘暴的本質。

反動統治者不但不能爲人民解除災害，相反，卻以治淮爲名，幹着欺騙掠奪的勾當。陳逆果夫（僞導淮委員會副主任兼任僞江蘇省主席）在江蘇省發行了水利公債二千萬元，其中有一半爲自己開辦了銀行。至於下層爪牙，以修河爲名向人民要丁要糧，就更不用說了。有歌謠唱着：